DS
735
A2K66
v.15

三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五

長洲過元㫤輯

盡職門

忘身

奉公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漢書王尊傳

杜瑗爲交州刺史瑗卒子慧度除交州刺史慧度卒子𢇁文繼

父爲刺史宏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瘉宏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命也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宏猷詣京宋書杜慧度傳

裴俠轉工部中大夫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北史裴俠傳

趙仁本轉殿中侍御史會有勑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

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廻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舊唐書趙仁本傳

宋瑺知陝州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瑺知蘇州瑺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瑺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綏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既而太白犯南斗曰斗為吳分民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上聞之嗟悼錄其子明遠為蒲城主簿俾護其喪歸葬焉宋史宋瑺傳

吳育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竄緐文吏二人已而卒宋史吳育傳

周沆為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徧行郡邑宋史周沆傳

孔文仲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宋史孔文仲傳

臨難

劉翊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後漢書劉翊傳

張光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遣息援率衆助邈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絶而卒晉書張光傳

楊公則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

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南史楊公則傳

楊綰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卽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

舊唐書楊綰傳

李石爲同平章事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李訓鄭注之亂吏卒多死進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

願推赤心以答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糧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秖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 舊唐書李石傳

薛仁貴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 新唐書薛仁貴傳

裴諝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 新唐書裴漼傳

郭曙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

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新唐書郭子儀傳

王凝遷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之黨大至凝儲蓄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旣而賊去新唐書王翃傳

齊映爲鳳翔張鎰判官進行軍司馬德宗出奉天鎰部將李楚琳殺鎰映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奔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淸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新唐書齊映傳）

牛存節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鎭天平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五代史牛存節傳）

劉詞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鎭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

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五代史劉詞傳

折德扆周世宗以德扆爲永安軍節度使宋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二年卒子御卿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御卿被病契丹將韓德威率衆來侵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宋史折德扆傳

皇甫繼明領洋州觀察使克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受詔護送

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躧鐙被甲上馬强行至清遠軍卒宋史皇甫繼明傳

畢士安進吏部侍郎拜平章事契丹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眞宗幸澶淵眞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宋史畢士安傳

程德元拜翰林使陳洪進來朝命德元迎勞之船艦度淮暴風起衆恐皆請勿進德元曰吾將君命豈避險以酒祝而行風浪遽止宋史程德元傳

李寶金主亮使蘇保衡繇海道襲浙江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舟捍禦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忼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卽止明日散舟復集趣衆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登岸遇敵奮擊敵引去寶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柂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

奮引舟握刃待戰風駛舟疾過山薄虜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宋史李寶傳

陳昭衮遷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衮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遼史陳昭衮傳

耶律斡臘保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適豪猪伏叢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麃人鶴骨翼之斡臘復射而斃

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蹪帝謂曰朕因獵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遼史耶律斡臘傳

婁室進都統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金史婁室傳

徒單公弼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

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金史徒單公弼傳

劉黑馬管領成都軍民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瀘州被圍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黑馬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遂卒元史劉伯林傳

王國昌遷左武衛親軍千户至元五年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爲近帝命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元史王國昌傳

賀勝宿衛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

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品服元史賀勝傳

忘家

一奉公

金日磾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漢書金日磾傳

祭遵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 後漢書祭遵傳

諸葛亮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十二年卒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蜀志諸葛亮傳

馬燧拜司徒兼侍中子暢少以廕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

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新唐書馬燧傳

宗澤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宋史宗澤傳

曹珪徐州人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

用之 金史曹珪傳

臨難

李忠拜都尉官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會更始

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後漢書李忠傳

孔奮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郤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後漢書孔奮傳

陳球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

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茲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後漢書陳球傳

羊侃為都官尚書侯景反帝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加侍中軍師將軍初侃長子鷟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

害侃詩以疾卒於城內南史羊侃傳

李叔明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新唐書李叔明傳

李晟授御史大夫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李懷光陰通朱泚帝進狩梁州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閒乎叱斬之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會諸將破泚餘黨悉降帝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帝至自梁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

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新唐書李晟傳

孔緯遷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盩厔爲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有緩急相䘏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迫丐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

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冐符具貲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阸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微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唐書孔巢父傳

杜慆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慆勸出家屬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圍凡十月慆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冐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慆遷義成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新唐書杜佑傳

趙植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

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新唐書趙隱傳

鄭畋爲鳳翔隴西節度使會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紝戎衣給戰士新唐書鄭畋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宋史岳飛傳

內族思烈守中京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旣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金史內族思烈傳

殉國

一　全節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

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

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

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

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

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

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
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
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
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
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
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
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
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

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宏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宏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圖畫武於麒麟閣 漢書蘇建傳

孔休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絶後漢書卓茂傳

陳咸成哀間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後漢書陳寵傳

徐璆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

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漢書徐璆傳

蔡勳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送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後漢書蔡邕傳

譙元平帝元始四年舉元爲繡衣使者王莽居攝元於是縱使

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遣使者備禮徵之若元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元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元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元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元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元家錢後漢書譙元傳

徐廣遷祕書監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卒于家晉書徐廣傳

辛勉懷帝世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晉書辛勉傳

江革爲貞威將軍廣陵太守鎭北豫章王長史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腳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鎭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

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梁書江革傳

陶潛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爲彭澤令去職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南史陶潛傳

蔣儼爲右屯騎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略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

散大夫（舊唐書蔣儼傳）

蕭定遷戸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不涴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新唐書蕭瑀傳）

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新唐書崔衍傳）

甄濟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授范陽掌書記濟察祿山有反謀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

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欷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大曆初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由是父子俱顯名新唐書甄濟傳

吳安國以太常少卿使金値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宋史崔縱傳

趙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乃授祕書監以行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

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

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元史趙良弼傳

死節

項王圍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守滎陽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史記項羽本紀

龔勝爲光祿大夫哀帝崩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老于鄉里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

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漢書龔勝傳

伏隆仕郡督郵建武二年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青徐羣盜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卽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隆曉譬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

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後漢書伏湛傳

种拂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

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强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死後漢書种暠傳

王允獻帝即位爲司徒見董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謀誅之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卓部曲

將李傕郭汜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
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
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傕乃收
允殺之（後漢書王允傳）

李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太守劉咸强召
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令詣獄養病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
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
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絶匿名迹終
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

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

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後漢書

李業傳

温序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别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塚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

竟爲鄒平矦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郎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後漢書温序傳

諸葛亮爲丞相建興十二年卒子瞻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平尚書事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蜀志諸葛亮傳

卞壼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徵蘇峻壼固爭亮不納壼知必敗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爲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贈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晉書卞壼傳

劉超為義興太守遷射聲校尉遭母憂去官蘇峻謀逆超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

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峻遷車駕石頭超步侍左右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超欲奉帝而出峻收超害之 晉書劉超傳

謝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孫恩寇及刑浦琰軍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後劉裕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諡曰忠肅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晉書謝安傳

嵇紹爲侍中朝廷北征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

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晉書嵇紹傳

易雄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後爲舂陵令刺史譙王承距王敦謀起兵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宜募縣境敦遣魏乂李恒攻之城陷爲乂所虜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

一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尋而敦遣殺之（晉書易雄傳）

魯廣達爲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攻敗諸將廣達苦戰不息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陳書魯廣達傳）

袁粲父濯早卒粲早以操行見知泰初七年爲尚書令粲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崩粲受顧命後廢帝即位加衛將軍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

徙尚書令加侍中順帝即位遷中書監齊高帝居東府使粲鎮石頭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謀矯太后令攻齊高帝於朝堂齊高帝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自倉門入粲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靜乃并斬之南史袁湛傳

張嵊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元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

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於是皆死南史張嵊傳

劉勔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出全勔戰敗死之南史劉勔傳

韋粲爲衡州刺史召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

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
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
分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軍及靑塘景率銳卒來攻
軍敗見害南史韋叡傳
江子一爲南津校尉侯景攻陷歷陽子一收衆赴建鄴及城被
圍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
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橦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
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
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
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